

时光深处的少年

雷亚梅

老屋翻新,我和哥哥从阁楼上抬下来一个满是灰尘的大木箱,打开一看,里面都是父亲收藏的老物件。发黄的记账本、老旧的算盘、时间已静止的老手表……其中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压在箱底的几本旧书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,我很少看到他看书。记忆中的他每天都辛勤地奔波在田间地头,或用犁耙翻新耕地,或用锄头锄去庄稼地里的杂草,或用镰刀收割秋天的喜悦。我以为大地就是他的书,父亲闷着头,不厌其烦地翻阅,春去秋来,周而复始。

抖落旧书上的灰尘,透过斑驳的痕迹,我和哥哥认出了一些书的封面。父亲珍藏的旧书有《古诗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最特别的是那本《古文观止》,有的页码已经脱落,书角也被虫啃得到处都是洞。有那么一瞬间,我觉得这本书有点沉重,仿佛承载了太多厚重的岁月。

怀着好奇,我们翻阅起这本《古文观止》,书上依稀能看到父亲当年记的读书笔记。当看到《触龙说赵太后》这一篇时,我和哥哥都沉默了。在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”这句话的旁边,父亲写上了一句:“儿子今年读高中了,女儿今年也读初中了,愿他们习得十八般武艺,越飞越高。”

不善言辞的父亲,从没有当面对我和哥哥提出过任何要求,我们当他木讷。若不是这深藏在旧书中的文字,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对我们的期许。

去年,我怀了二胎,随着预产期临近,担心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没人接送,我请来父亲帮忙。一开始女儿十分排斥这个操着满口方言的外公,也不愿意牵外公那布满老茧的手。等我生完孩子从医院回来,短短几天时间,女儿已经和父亲处成了好朋友。女儿说:“妈妈,我觉得外公是家里最有知识的人。他会好多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故事,你和爸爸讲不清楚的二十四节气,外公讲得好好听,等放假了,我要跟外公回老家玩。”



身手 程曜 摄

我抬头看了看被女儿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的父亲,突然有些心疼。如果不是因为家境过于贫寒,也许父亲不至于早早放下书籍,辍学养家。那些封藏在木箱里的旧书,分明是父亲曾经的青春和梦想。

如今,父亲用过的犁耙、镰刀、锄头又被收进了阁楼,他已经翻不动大地这本书了。欣慰的是,父亲偶尔会翻翻我放在书架上的书,透过他鼻梁的老花镜,我仿佛看到少年时候的父亲。

又闻栀子香

雷小丽

对栀子花的欢喜发自肺腑。自记事起,老家院子里便有一棵单枝栀子树,每年端午前后,它便会花开满树、花香满枝。虽然单栀没有双栀好看,但都一样浓郁芳香。儿时的我特别喜欢站在树下观察它的形状,轻嗅它的沁人馨香。后因修建水塔,它就被移到了别处栽种,遗憾的是没有成活。

父亲亦是爱花之人。他看到单栀子树没有存活后,就在二楼阳台的西南角弄了一个大铁圆桶,特意从田野里挑了好几畚箕土,又从邻居家讨要了品质较好的栀子树的一根枝丫直接插在了土里。不曾想,当初那么单薄的一根枝丫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吸收天地精华,努力向上生长,某年五月的一日,这株

栀子花居然蓓蕾初绽,而且每个花骨朵都很圆润饱满,一看就是品相不错的双枝栀子花。随后每年的端午前后,我都会特别留意那棵栀子树,数数它又吐出了几只花骨朵,端详它是不是又硕大好看了。那段鲜为人知的快乐时光温暖地陪伴了我好多年,直至外出求学。如今,父亲和那棵情有独钟的栀子树均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画面,永远地封存在了美好的记忆中。

原本以为,再也不能遇见老家栀子花那样清纯奶甜的香味了,然而,生命中的美

好总会不期而遇,那天,我似乎又闻到了与童年毫无二致的栀子香。

那是今年的端午节,受桐城市图书馆吴姐的盛邀,参加该馆主办的“幽幽艾草香·安康伴身旁”桐心悦读端午主题活动。吴姐,一个书香女人,浑身上下散发着淡淡栀子香味。

当天,如约来到活动现场,我们一起学习了解端午插艾草、制香囊、赛龙舟的习俗,又认识辨别了艾草、香薷、佩兰、苍术、荆芥、薄荷、防风、冰片等八味制作端午香囊所需的中草药的形状和功效,获益匪浅。

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,不经意瞥了一眼图书馆的庭院,只见满院都是花枝乱颤的栀子花,惊艳、诧异、欣喜溢于言表。恍惚间,感觉父亲好像就在那花开满枝的栀香中热切地凝望着我,满脸笑容,那么慈祥、那么温暖、那么溺爱,瞬间眼泪就快要溢出眼眶。此时吴姐正好走了过来,见我盯着栀子花痴痴地看,就邀请我去院子里,说摘些栀子花带回去,还没等她说完,我便迫不及待地飞身直奔庭院。

当置身庭院时,竟不知该从哪棵树哪朵花摘起,因为花儿是那样摇曳多姿,香味是那么芳香四溢。

本是惜花之人,平时看到好看的花,会驻足欣赏,闻闻花香,拍拍合照,发发朋友圈,但很少动手摘它,因为,一直认为花儿绽放的美丽、吐纳的芬芳是供众人欣赏的,而非仅仅只是自己独占。但这一次,不惑之年,却真正做了一回“采花大盗”,不过,那感觉似乎很惬意、很畅快。

等摘满整整一袋子栀子花后,心满意足打道回府,感觉幸福原来如此简单——和心爱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,仅此而已。

收旧货的老汉

彭涛

“坏的旧电瓶车、摩托车、空调、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卖伐,旧书、旧报纸、硬板纸卖伐,废铜烂铁、饮料瓶卖伐?”楼下收旧货的吆喝声穿过阳台,飘进了我的耳朵。

我一骨碌从沙发弹起来,跑到阳台上朝楼下喊:“有,你等一下,我马上下来!”不等他回应,我马上拎了两塑料袋饮料瓶下楼。

收旧货的老汉是老面孔,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红帽子,帽子下面是一张黧黑的脸,脸上深深的皱纹里嵌着深深浅浅的泥土,身上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中学生校服。

我把塑料袋递给他。他接过袋子,把饮料瓶倒在地上,又一个一个捡起来,拧开瓶盖,倒掉饮料瓶里残余的水,清点了数量,装进一个白色的蛇皮袋子里,然后又抖抖索索从校服袋子里,摸出一个掉了皮的钱夹子,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零票子,递给了我。

我犹豫了一下,接过他的钱。

这个收旧货的老汉我很熟悉,他每天登着一辆破三轮在小区里转悠,除了收旧货,他还兼顾捡废品,小区里的垃圾箱,每天都要被他翻好几遍。之前我曾问过他,为什么总穿一件校服?他说校服是孙子的,现在孙子上大学了,穿不上了,扔了怪可惜的,他就穿上了,反正孙子也看不见,丢不了他的人。

老汉见我犹豫了一下,满脸羞愧地说:“饮料瓶降价了,只值这点钱!”

“不,不,我不是嫌钱少,是觉得你干吗把瓶子里的水倒得那么干净,你把这些瓶子卖给旧货铺,不是称重量的吗?”我知道有些收旧货的人会在收来的废纸上浇水,以达到增加重量的目的。

“那不行,做人呢,要本本分分,做生意呢,要清清爽爽,我习惯了!”老汉一脸正气地说。

我看了看老汉身后的三轮车,车厢用硬板纸隔成了两个部分,一部分整齐地码着几个干净的蛇皮袋,另一部分胡乱堆放着一些脏兮兮的蛇皮袋。

老汉见我望向那些蛇皮袋,又说:“你看,那些干净的蛇皮袋,里面装的都是我收来的旧货,那些不干净的,就是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东西,等会我回家了还要把他们整理好!”

“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,都是旧货,都是要卖给旧货铺的?”我对老汉的细心并不理解,老汉家里穷,收废品是辛苦活儿,能多挣一点干吗不多挣一点。

“当然要啦,你的东西好,买家心里就会喜欢,生意也会比别人好些!”老汉笑着说,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,就连皱纹也变幻成一朵花的样子。

看着老汉脸上的笑,我心里既有敬佩,又有苦涩,老汉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依然能保持诚实的品性,真是难能可贵啊!

老汉把装饮料瓶的蛇皮袋搬上车,坐在车座椅上,摘下头上的帽子,一扇一扇扇起风来。他的雪白的头发,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。

“我的瓶子卖完了,没什么东西卖了,你去别处转转吧!”

他摇了摇头,笑着说:“我知道,我等在这儿是因为刚才有个女的往垃圾箱里扔了件衣服,我正好捡起来,发现衣服口袋里还有五十块钱,我在等她回来呢?”